

編 序

日本帝國在 1895 年殖民臺灣後，臺灣總督府爲求統治順利，在 1901 年成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來負責對臺灣固有風俗習慣的調查研究。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是由當時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主導成立的，他評估當時世界各殖民國家的殖民政策之後，認爲要進行現代的、法治的統治，必須奠基在對當地殊異的風俗習慣的認識與理解之上，因而力主必須成立一個特設機構來進行調查的任務。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成立之初由後藤新平擔任會長，延聘京都大學的法學教授岡松參太郎主持並策劃各項調查工作。早期該會的調查重點爲台灣漢人社會，並設立二個部門，第一部以調查有關法制的固有習慣爲主要工作，第二部則著重在有關農、工、商以及經濟的固有習慣的調查。到了 1909 年，第一部因法制的調查事業近於完成，該部乃設置蕃族科，從事臺灣南島民族固有慣習的調查工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工作在 1919 年宣告結束，爲完成蕃族科的調查出版業務，乃在總督府內另成立「蕃族調查會」，一直持續到 1922 年。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在 1913 年至 1922 年之間，所出版的關於臺灣原住民的研究成果包括《蕃族調查報告書》、《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和《臺灣番族慣習研究》三套各八冊的調查報告，以及森丑之助所著的《臺灣蕃族圖譜》二卷和《臺灣蕃族志》一卷，合計共二十七冊的研究資料。相較於日治初期烏居龍藏、伊能嘉矩等以個人爲主所做的先驅性勘查研究，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調查更有系統與組織；蕃族科裡的四位補助委員（小島由道、平井又八、河野喜六、佐山融吉）都是專任者，不但從事實地調查工作，而且含括的族群更爲廣泛。《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和《蕃族調查報告書》等系列叢書，雖然是臺灣總督府殖民地文獻的一部分，卻有濃厚的民族誌性質，而且在臺灣南島民族的研究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即使到現在，它們仍然是很重要的參考資料。

有鑑於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調查成果在臺灣南島民族研究上的重要價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在劉斌雄先生擔任所長的時期（1982-1988）開始，即陸續展開翻譯該會調查成果與其他日治時期重要民族誌文獻的工作。經莊英章、徐正光、黃應貴

與黃樹民歷任所長的支持，已完成《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中譯本的出版。目前正在進行的是另一套《蕃族調查報告書》的相關翻譯與編輯作業。

本書是本所《蕃族調查報告書》翻譯計畫的一部分。《蕃族調查報告書》共計八冊，分別為第一冊《阿眉族南勢蕃、馬蘭社、卑南族卑南社》(1913)、第二冊《阿眉族奇密社、馬太鞍社、太巴塢社、海岸蕃》(1914)、第三冊《曹族阿里山蕃、四社蕃、簡仔霧蕃》(1915)、第四冊《紗績族、霧社蕃、韜佗蕃、卓犖蕃、太魯閣蕃、韜賽蕃、木瓜蕃》(1917)、第五冊《大么族前篇：大料炭蕃、合歡蕃、馬利古灣蕃、北勢蕃、南勢蕃、白狗蕃、司加耶武蕃、沙拉茅蕃、萬大蕃、眉原蕃、南澳蕃、溪頭蕃》(1919)、第六冊《武崙族前篇：巒蕃、達啓覓加蕃、丹蕃、郡蕃、干卓萬蕃、卓社蕃》(1919)、第七冊《大么族後篇：加拉歹蕃、合加路蕃、巴思誇蘭蕃、鹿場蕃、汶水蕃、太湖蕃、屈尺蕃、奇拿餌蕃》(1920) 以及第八冊《排灣族、獅設族》(1921)。就內容來說，各冊的架構大體相同，約分成下列十三章來調查：(1)總說；(2)社會狀態；(3)歲時祭儀；(4)宗教；(5)戰爭和媾和；(6)住居；(7)生活狀況；(8)人事；(9)身體裝飾；(10)遊戲和玩具；(11)歌謠及舞蹈；(12)教育含數字及色彩觀念；(13)傳說及童話。另於卷末附錄原語集。八冊皆出自於擔任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蕃族科補助委員的佐山融吉之手。

佐山融吉在《蕃族調查報告書》中，用武崙族而非布農族來稱呼 Bunun。在中譯本中，我們則將武崙族改為當代通用的稱呼布農族。在本所已翻譯出版的《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中並沒有對於布農族的記載，因此本書可說是最早的有系統的關於布農族的研究。它提供了對近百年前布農族的社會組織、宗教信仰、物質文化和生活狀態等層面的基本紀錄，成為理解傳統布農族社會文化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不過，書中仍有過於簡略和不清楚之處，在翻譯整理本書的過程中造成一些問題，在此必須加以說明。

首先，書中有些漢語用詞如「蕃人」、「迷信」、「幼稚」、「妖怪」，或對現象的一些描述，如形容布農人酒宴後的行為舉止如同「百鬼夜行的地獄圖」等，皆是作者佐山融吉對其見聞的負面的價值判斷，雖然現今的人類學者並不會如此敘述，但為了翻譯存真的原則以及其歷史的意義，在中譯本裡頭均予以保留。

其次，佐山融吉將布農族分為巒蕃、達啓覓加蕃、丹蕃、郡蕃、干卓萬蕃和卓社蕃共六個亞群，分別記述其風俗習慣，但這項分類和布農族自己的劃分有所出入。在布農族自己的認識上，其內部共分為巒社群 (Takbanuaz)、卡社群 (Takibaka) 丹社群 (Takivatan)、郡社群 (Bubukun)、卓社群 (Takitu'du') 和蘭社群 (Takipulan) 六個亞群。其中，蘭社群的人口最少，並且因為生活領域和鄒族接近的緣故，基本上

已被鄒族同化。本書並沒有關於蘭社群的資料，但反而將卓社群中的干卓萬社（Kantaban）獨立出來記述。另外，佐山融吉稱卡社群為達啓覓加蕃。在中譯本裡我們保留了作者的用語，請讀者在閱讀和引用本書時加以留意。

最後，佐山融吉使用日文的假名所紀錄的布農語，有一些偏差和錯誤之處，加上布農族的六個亞群其語言有發音與字彙上的一些差異，使得原語的復原工作困難重重。本書在卓社群的達崙·卡拉邦安（Talum Qalavangan）牧師與郡社群的余錦虎（Dahu Ispalilav）先生的協助之下，已在這方面費盡思量與再三斟酌，但仍不免有疏漏之處。本書中並夾雜著一些零星的關於居住在日月潭邊的石印化蕃（邵族）的記載，目前已經無法找到通曉邵語的耆老，所以無法復原此部分的原語，尚請讀者見諒。

在本書的編輯上，爲了使中譯本更具有可讀性，我們在文字與呈現方式方面做了一些嘗試。例如，原書中若有與現今說法出入或敘述不夠詳盡之處，加上註解說明。在編譯上也儘可能保留原書體裁，但爲求更清晰地呈現原書的圖表，在不損及原書內容的原則下，偶爾會權衡狀況並略做變通。此外，正文內原語書寫形式、引用文獻等，均依「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出版品撰稿體例」處理。

本書得以順利完成並出版，實仰賴多方的協助與貢獻，其中包括余萬居先生的初譯、黃淑芬小姐的重新校譯，以及江惠英小姐和黃淑芬小姐兩位同仁在編輯與出版事務方面的協助。黃應貴先生也在編譯過程中提供了寶貴的建議。本書的原語復原工作，有幸獲得余錦虎先生與擔任「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原住民母語認證指導委員」的達崙·卡拉邦安牧師的鼎力協助，方得以順利完成。在此向參與本書作業的所有人士致上最高的謝忱。在本書付梓出版之前，余錦虎先生不幸於今年九月因病去世，令人感到無限遺憾，在此也特別致上追思之意。

楊淑媛 謹識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